

震旦大學史學研究所

第二冊

利瑪竇司鐸和
當代中國社會

裴化行著
王昌社譯

震旦大學史學研究所

第二冊

利瑪竇司鐸和
當代中國社會

裴化行著
王昌社譯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四月初版

震旦大學
史學研究所
利瑪竇司鐸和當代中國社會第二冊

Le P. Mathieu Ricci

et la Société Chinoise de son temps t.II

每冊定價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
所有
必究

原著者
Henri Bernard

譯述者
王昌社

編輯者
東方學藝社

上海蒲石路二三一號
天津法租界十二號路

印刷者
土山灣印書館

上海徐家匯

發行所
東方學藝社

Cathasia

P. Henri BERNARD, S. J.

Le Père Matthieu Ricci

et la

Société Chinoise de son temps

(1552 — 1610)



Tome II

准  惠教主海上

印館書印灣山土匯家徐海上

利瑪竇司鐸傳目錄卷二

上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下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結論

萬曆皇帝的「主顧」……………一

……………四

逢凶化吉還復自由……………一六

荊棘地帶的開拓……………三〇

教會組織的輪廓……………四八

新教友的訓練……………六七

中華民族的風俗和禮儀……………八五

一六零四大比之年……………九八

中國國外的反響……………一八八

西儒利瑪竇……………一三五

中國海中的歐洲商船……………一三八

范禮安會長功成身死……………一五二

明史上的一頁……………一六八

秘密會社的禍害……………一八三

西洋曆法的介紹人……………一九八

肩摩轂接的北京城……………二一二

聖化大行……………二二六

種下了基多教化的根……………二四〇

利瑪竇司鐸在歷史上的意義……………二五七

利瑪竇司鐸傳 卷二 上編

萬曆皇帝的「主顧」

利瑪竇司鐸入貢的當兒，那幽居北京深宮，度着單調生活，統治中國的元首，名叫朱翊鈞，廟號神宗，萬曆兩個字是他統治的年號，通常稱爲萬曆皇帝。（註一）他在十歲上入繼大統，（一五七三年）起先似乎有一點治國的天才，即位後。最先幾年中，曾寫了一篇座右銘，內容包括敬承天命，選賢任能，撥斥奸佞，信賞必罰，平衡預算，慎言行，節飲食，治心身，照良心做事，嘉納忠諫，節用財物等，十二事。這些格言果然是好極了，可是對於那地位特殊，一輩子幽閉深宮，差不多時時刻刻，和一大羣婦女太監們混在一起的皇帝，能有甚麼效力呢！（註二）看來，他受到那些算來竟有一萬六千人（註三）的宦官們的薰染，過不多時，便已變得腐敗了。他即位後十八年，（一五九〇）臺官雒于仁便直言進諫，責備他酒色荒淫，多欲好怒。萬曆帝羞憤之餘，便大發雷霆，若不是廷臣拚死論救，雒于仁的生命，就難保全。後來，翊鈞越發荒淫無度，不問朝政了；身體衰弱得像鬼物一樣，說話的聲音，離開兩步，就聽不到。（註四）

翊鈞荒怠後，久不臨朝，除了太監宮女，和幾位內閣大臣外，誰都不能和他見面；要描繪他的御容真是很不容易的事。他在位四十七年，倒有近三十年不理朝政，老躲在宮裏，窮奢極欲，酒色荒淫，尤其是愛玩珍奇，曾在一年中，命景德官窯特製茶盞二萬七千套，酒杯六千五百隻，酒甕六千隻，養金魚的大缸七百隻，成爲如今全世界陶器收藏家紛紜聚訟的對象。（註

五)

除了這賞鑒藝術品的怪癖之外，他的一生不見得有甚麼大國君主所應有的治績。朝鮮征倭之役，糜餉喪師，他是完全處於被動地位；滿清兵力強盛，形勢日見險惡，他却似乎毫不覺得。他所注意的無非是宮裏的事情。我們講到太監的事，也曾說起後宮妃嬪對於國運的盛衰，有極大的關係。他們的左右，全是那些婕妤、昭儀、宮娥、侍妾之類，以及種種執事人員；紫禁城中所有一切人物，都想邀恩固寵，於事大家鉤心鬭角，廣結奧援，來滿足一己的欲望，發洩個人的恩怨。這樣，宮庭中陰謀詭計，層出不窮，也就可想而知了。凡是被選入宮的女子，惟一的目的，便是希得皇帝寵幸，誕生皇子，立爲皇儲，好確保富貴權勢。實在，當初中國的君位，不是傳給子孫的，依據史籍，從夏禹時代起，君位才不傳賢而傳子，那時是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紀初葉。可是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不會完全消滅，在原則上，皇帝仍可自由選立儲君，不但可以在自己的兒孫中隨意選擇（承嗣子和親生子，在法律上有同等地位），而且便在皇族以外擇人禪位，也無不可。因此，后妃們爲了立儲問題各結黨與，競爭得非常劇烈：一朝生下皇子，便想出種種陰謀詭計，使皇帝立爲太子；儲位既已奪得，一旦皇帝薨逝，或是害了重病，又必多方佈置，嚴密防範，來維護他們已得的權利，使他久保不失。

利公這回到北京，正當那爲了建儲問題，十六年來綿延不絕的紛爭，暫告結束的時候。這種紛爭，是因皇后沒有生下兒子，王妃生皇長子常洛，鄭妃生子常洵，周妃生子常浩；可是這當兒，王妃已年老色衰，鄭妃却很得翊鈞寵幸。朝臣們堅請依照成例，立長子爲皇儲，但翊鈞概不聽從。於是言官和閣臣們一再上疏，極言進諫，自萬曆十四年至二十九年，十六年中，朝臣們因此獲譴，遭受貶責，或自請罷去的，不知有多少。直到萬曆二十九年（一六〇一），翊鈞才冊立常洛爲太子，其他諸皇子都

封了王。（註六）

萬曆時代，有兩個婦人有左右這庸主的勢力，一個就是他的寵妃鄭氏，還有一個便是他的母親，慈聖太后陳氏；這是一個佞佛的婦人，曾於一五九二年受過菩薩的「法戒」。專制時代，惟有僧尼可以入宮庭，所以中國有一句俗諺叫做『宮裏敬和尚，外省敬官府』。至於萬曆帝個人，當時曾有人講他的宗教觀念是這樣：『他只尊重自己，不敬神道。他雖然遵守祖宗遺制，敬事天上掌管萬物，至高無上的主宰，看來只是隨便做做，全不知道這是甚麼一回事。』（註七）

這麼一位容顏憔悴，人格凡庸的元首，除了因為誕生在帝王家，才承嗣皇位外，其他的價值一點也沒有。利公既到北京，不久就可看出來了，可是多虧萬曆皇帝酷愛珍奇，利公才成了皇帝的「主顧」，這就足以使他安居中國，得到了保障。

第一章

利公在自己的筆記中，曾講他這回在天津遭遇困厄，怎樣絕處逢生。（註一）他說：『一六〇〇年十二月，事情弄得壞極了，壞到出乎意料之外，此行能否獲得成功，真教我們懷疑莫測。天津地方，到了冬季，冷得厲害，天津衛城的屋子又極簡陋，住得很不合適。可是天主却肯俯聽司鐸們，和本會內外，無數忠僕們的祈禱；他們如今在全世界各處，都把這件事托付給天主，天主便安排下使皇上突然下旨，（萬曆二十八年，即一六〇一年一月八日）命利公等親自攜帶貢品，立即起程，並着地方官陪送進京。原來這件事情經發交禮部核議之後，隨即由禮部擬具意見，奏請依照接待貢使成例辦理，因而下了這道諭旨。』

這事攔了六個月之久，皇帝怎會突然頒下這道命令，這是誰都不能懂得明白的，但我們以為這未嘗不是天主鑒於這個廣大國家中，有無數靈魂行將失落，才親自安排，以資挽救所致。據本會司鐸們所得的消息，一天，萬曆皇帝獨自在宮中，忽然想起曾有人奏稱有幾個外國人，要進貢一座自鳴鐘，便突然喊道：『這座自鳴鐘，怎麼他們不給我？』在旁伺候的太監便回奏說：『馬堂的奏本，萬歲爺沒有批，這些外國人不得欽准，怎敢進京呢？』於是皇帝在馬堂的奏本上，下了硃批，立即傳諭馬堂知道。馬堂雖則萬分不願，却不得不做好奴才，便命人把教士們所有的貢品如數發還。』

利公的行李，在被馬堂搜劫的時候，有幾件東西被竊去了，有幾件被馬堂公然沒收，或則給了天津兵備道。仔細一查，缺少的東西，還在教士們意想之外。（註二）他們的聖物匣，一經收回，便連夜揭開，看是不是只放着幾塊從聖地覓來的石子。

和泥土他們把所有聖物一齊取出，特別是那聖十字匣裏的聖骨，拿出來歸在一起，放在個大一點的十字匣裏，附一張西洋文字的字條，意思是說這些聖物，即使重到了奉教人手裏，也不當因之而自負。

還有一件，在中國傳教史上有極大關係的事情，教人更能明白認識馬堂的惡意。事情是這樣：『利公收集了許多算學書，預備皇帝要他襄助北京欽天監修曆時應用。那時，中國有一條久已廢止的法律，禁止人民不得皇帝許可，擅自學習算學，違者論死。所以馬堂有意把這些書列在貢品之內，另外用一隻箱子裝好，貼上字條，寫着：『監收皇上關稅，太監馬堂，在外國人利瑪竇行李中，查得的書籍；這些書專講算學，按國法是違禁的，故當存放天津衛官庫，候另奏請旨定奪。』這件事，教士們一點都不知道，只以為書籍不在貢品之內，便向一個差役索還。這差役不識字，便把這箱子拿來送還了。後來馬堂爲了繳解稅款，押送別的東西，又爲安排教士們動身進京，回到天津，起先不會留心到這些小事情，可是教士們動身之後，他才發覺這些書不見了，便對守城官大發雷霆。他說得好像皇帝要追究這些書一般，大罵那誤事的差役，要他去找回來。這差役嚇得魂飛天外，就此一溜烟逃走了。馬堂自己却也心虛胆怯，一句也不敢再說。這件事，利公真有幸，因爲這些書籍後來幫助他在北京傳教，真是寶貴得很呢。』

教士們從天津到北京，趕了四天路程，趕得再便利沒有了。他們有驛馬八匹，民夫三十名，都由公家徵用。每到了一座城，就換馬，換挑夫，這是天天預備好的。夜裏過宿，便在府縣官的衙門裏。他們到得京裏，已是陰曆年底了，（一六〇一年十月二十四日）（註三）便在城外一個太監家裏下榻寄寓。皇帝既把他們入京朝貢這件事，下禮部核辦，他們就得趕快向禮部接洽，當下便檢點貢品，開具一紙清單（註四）又預備好一張奏表，略稱（註五）『臣從大西洋來，敬向陛下上表納進，貢呈本

國微物等語：（查原文照錄）

那一道飭將入貢的外國人護送來京的上諭，是由主管外國人的衙門，轉飭馬堂遵辦的。馬堂只怕這回入貢所可撈得的一注大財，要被人剝奪，便處處提防着。（註六）到京後下一天，一清早，就督率着大隊人馬，捧着奏本，抬着貢品和稅銀，急忽忽入城進宮。

這當兒利公等住在馬堂心腹人家裏，不能隨意出入。他這回到北京，可說是捲土重來了，只聽北京這兩字，便覺得有一種令人奮興的絕大力量。上一天，他已在那沉寂灰暗，寸草不生的大地，從那枯樹林中，望見了那座顏色灰黯的巨大城垣，在十六世紀的歐洲人眼裏看來，高得足以驚人。這天，他便在離那築有雉堞，雄視城門的敵樓不遠的地方，過了一夜。

他上次來京，曾住過幾時，所以北京情形，他能略識一二。描寫這中國首都的作品，多到有幾千篇。我們且揀一篇，似乎把所有對於北京的感想傳達得最好的，摘錄如下（註七）

「我們西洋的京都，一個也沒像北京一樣，按着鋪排盛大儀仗，尤其是在皇帝擺駕出宮時，要有一種嚴肅氣象的主要思想；憑着整齊畫一，大胆的計劃築成。這裏，皇帝的寶座，是在全城的中心。這座城市，整齊得像一個幾何圖形一樣，據說，全是爲要光榮這做四萬萬人主子的天子寶位，使他幽居深宮而創造的。：外城的南門直達皇城，有一條長約六公里的林蔭大道；車駕儀從，由此出入。進了皇城，便接着走廊大殿。從南門進去，將近內城，便見大道兩旁有兩座規模極大的祭壇，天壇和先農壇，再走半里，便從正陽門，進了內城。城牆比外城更高，更雄偉。城門上有一座大城樓，兩條大道穿過城門，直通到那血紅色的皇城。這就走進了第三道城門。進了皇城，依舊一直進去，却離開那皇帝的寶座還遠。皇帝在這寶座上宰制着一切（從前

誰也不能進去看看）但看四週的景象，便知御座已相去不遠了。從這地方起，便多白石的大建築物；幾隻巨型的獅子，高踞座上，張口獠笑，左右兩邊，有許多蟠龍的大石柱，柱頂上坐着望天狗。還有一道道的宮牆，截斷去路，這些都是三十公尺厚的紅牆，牆頭上蓋着做成彎角的頂瓦，有三道門通出入。皇城脚下開着護城河，架的白石橋，也和門一般，有三道。這裏，地面上交叉鋪着壯麗的大石板，鋪得像屋子裏有花紋的地板。進了皇城，走了一里光景路，就忽然變得荒僻了，却是更寬闊，道路兩旁，有一長埭晦暗的廊廡，如今由軍隊和守兵住着（從前是太監的住屋）。鍍金的小屋子已沒有了；小店舖也沒有了；從前的熱鬧不再見於今日了；人民的生活，已不再受着從這座皇城中發出來的壓迫了。如今，在這座冷落的深宮裏，只有那石柱頂上的望天狗看着，大家可以到這宮禁森嚴的北京中心來參觀了。這座紫禁城，——宮城——四面都立着守望的城樓，裏邊的宮殿，屋頂蓋着黃色琉璃瓦，脊角彎起，做成尖角。我們從極深的城門洞進紫禁城，便見一片廣大的白場，都是白石做成的台階；中間大殿，便是皇帝的朝廷，有蓋着黃色琉璃瓦的屋頂，朱紅漆的大殿柱；來朝的，便是極體面的大臣們，也該在品級台間，俯伏跪拜。從許多有石欄夾護着的石梯，走上石台，有一條御道通到正殿。這條御道用整塊白石砌成，路面微斜，只供皇帝行走，從兩座大石梯中間起，直達御座，兩邊有槽，從上到下，刻着五爪金龍。但萬曆皇帝臨朝受賀，不在這皇城內部的正殿，却在那前面的大殿。

在這莊嚴偉麗的正殿後面，便是禁城最幽僻的深宮，是內廷中最神秘的部份。建築師的名字，一個也找不到。工師的姓氏，他的天才，和他的偉大設計，一齊湮沒了。天子便在這面積足有兩方公里的深宮中居住着，這地方惟有這一位担负着天下大任的男子——人稱孤獨的男子——可以住得。他的宮院全不像歐洲的王宮，不像凡爾賽或是漢浦敦 Hampton 的離宮，

是一座整個的建築物，却是一座小型城宮殿零落，大抵隔着圍牆，正合着皇城兩字的意義。重重疊疊的紅牆，把這宮城隔成數部，足見中國人愛好幽靜，崇尚古制。

利公的奏表，最後就傳進了這紫禁城的內廷，奉呈御覽。皇帝一看罷，便命呈上貢禮。據說：『他展開天主像，瞻仰一番之後，便放到特別寶庫裏，謹敬收藏。』（註八）他初次看到了這些畫像，便大喊：『這是一位活菩薩。』這句話，出在他嘴裏，就等於說：『這幅畫上，真是活天主。』他雖則不知道，說的話却是千真萬確。尤其是這在中國，是句流行話，因為別的中國人所敬拜的菩薩，都是死去的神道。從此以後，這些畫像，就保存着這個名稱，這回來京的教士們，就被稱為『進貢活天主的人。』這幀聖像，使萬曆皇帝留着極深刻的印像。甚至不敢留下聖母像，把他送給了太后。太后見了也很敬畏，便命入庫收藏；因此，太監們得引許多交好的朝官進去瞻仰。據太監們講：『看來皇帝會對這些聖像上香，行大禮下拜，爇爐焚香；又在便殿中，供着那救世主小聖像。可是這些話，不見十分確實，而且太監們的話，慣常總是不很可靠，不該深信的。』

利公進呈的貢品中，有一件東西，似乎他事前不曾想得周到，這便是那聖骨匣。可是皇帝雖會問起這東西有甚用處，這無非是出於一種異教人的好奇心，不該認作一種宗教上不安情緒的表示。恭敬「聖人的骸骨」在中國人聽來，真是不堪入耳，莫甚於此了。中國人大都相信人有三魂六魄，一兩種靈魂。（註九）魂離了肉身，魄却仍能保存不散，不過時間久暫，不是一律的罷了。這些沒有魂但有魄的形軀，便是那愚蠢凶殘，可怖的殭屍。一具枯骨骸，一個骷髏，或者不拘甚麼殘骸零骨，年代一長久，便能成精作怪，做出種種害人的事情。因此，中國人害怕死人的骸骨，總要使他和他居宅遠離。』

萬曆皇帝對那威尼斯玻璃製的三棱鏡，也不見得十分在意，却幸那自鳴鐘和八音琴，後來反做了他消閒解悶的東西，

打破他幽居深宮的單調生活。利公又講（註十）皇帝一見那大時鐘走得不對，到了時辰不響了，便命人帶馬，傳利公等趕快前去。教士們便馬上趕到。皇城分作四部份前面的兩部份，稱為外朝，除了僧道和婦女們外，白天誰都可以進去。但那後面的兩部份，稱為「內朝」，只許當差的太監們進去；夜間，宮城裏面，惟有內監和侍衛值宿。利公等由太監們引進，直走到第二道宮牆（在南部的外朝）那大時鐘便在那裏放着；就有許多人跪來觀看，使太監們不得不用棒打，才趕開。

皇帝派一個禮數還細到的親信大太監叫李濟農的來招待利公；有兩百多小太監簇擁着他出來接應，講的話很客氣。他問教士們來京進貢，有甚麼目的，要些甚麼，聽說他們並不想求甚麼差事；他們原是修道人，專務奉事天主，虔誠度日，世界上的東西一點都不要，便表示十分滿意。講到自鳴鐘，利公便說明這鐘用響鈴和指針，教人知道時辰，不分晝夜，又請皇上派定幾人，學習調整的方法，他可以在兩三天內教他們完全學會。

皇上據李太監回奏，便命內廷學習算學的四個太監（總計有二十三人）去從利公學習，三天後把鐘帶回內殿。這幾天中，利公等便住在學算學的太監們那裏，由馬堂的心腹貼付膳費。因此，宮中便傳馬堂得到西洋人的大宗財物。馬堂便不得不化上至少好幾百元，求皇上親信的太監們替他洗刷。四個從利公學習的太監，個個學得十分用心，牢牢記住，把利公所講的話完全寫出來，一字不漏，只怕有一點兒忘掉了，就不得活命。他們知道皇上十分殘暴，往往為了一件極小的事情，就把太監宮女杖殺處死。教士們要他們懂得，好不容易想出種種話法，如輪盤，軸梗，鑰匙，彈簧等，各樣的名稱來說明一切。

在這三天，和以後幾天中，皇帝不時派太監們來問關於教士們和歐洲方面的各種事情，他所要知道的，是西洋地方的風俗，人情，衣服，飲食，婚嫁，皇室的喪葬，以及宮殿，房屋，珍珠，寶石等，連教士們喝幾次水，吃幾個小包子，也要問過。利龐兩公便

乘機給他表明自己的志願，說他們不願授職，也不要甚麼東西，只願在北京居住。三天還沒有過去，皇帝已問起那自鳴鐘，怎麼還不送來。教士們便急忙修好了，趕緊送去。他看了非凡滿意，便賞四個太監，晉級加俸；其中有兩個還奉命每天進乾清宮，照管那小時鐘。這時候他已十分寶愛，晝夜不離了。世俗中，不願意常在皇帝身邊的人，大概一個也不會有；在這異教國人中，那尤其是沒有了。因為其他的人們只怕他要趁此機會，在皇帝面前說長道短，壞了他們的事，見他和皇帝這樣親近，就怕他不住餽贈財物孝敬他。

乾清宮裏的屋子雖則很高爽，可是要把那大時鐘安置得使鐘錘可以盡量伸展，還嫌不夠，所以下一年，工部便奉皇帝命，依照教士們的圖樣，特地起造了一座鐘樓。這座鐘樓，是用木料製成，規模不大，却修飾得很美觀，有窗，有迴廊，有梯子上下。（註十一）皇帝又命鑄造一座洪鐘，鍍金彩繪，雕刻得十分精細，需費一千三百元。後來，他又命蓋造一座高閣，安置這座洪鐘，這座閣造在內城外，那滿佈珍奇，供他時常去遊憩的花園裏。

這樣，便是自鳴鐘，活動小木人，和西洋時錶開始輸入中國的情形，在天主教傳教士和外國使節，來華傳道聘問的遺聞軼事中，到處給我們留下當時士大夫對於這些東西驚奇讚歎的記載。現在北平故宮某大殿中，還陳列着帝制時代一般收藏家所定造的，瑞士或是英國製的鐘錶。（註十二）

皇帝的思想一經啓發，只因不會見過這些外國人感覺不滿，便命兩個最好的畫工，來描繪教士們的立像。龐迪我司鐸曾記這件事說：『這當兒，我的鬚已留得兩掌長，我便穿着博士衣，雖然樸實，却和我們的博士衣完全不同。』（註十三）利公又說：『實在，這些像，連我們自己都認不出來。』（註十四）據說，萬曆帝一見畫像，便喊：『這些人是回子。』但那伺候的太監

告訴他，這些外國人却吃豬肉。他於是更要問問歐洲各國君主的服式裝束和宮廷了。龐鐸曾記：『這些情形，我們不能曲曲折折，給他講明白。但我們中，不知誰想起了諸鐸行李中，有一尊雕刻的小型耶穌像。前面跪着神人，魔鬼，題着：「天堂上，人世間，地獄裏，一切衆生，都因耶穌之名而下拜。」在人類中，有教宗，帝后，和王公貴爵：這就使教士們想出一種方法，教他知道應該恭敬這聖名：利瑪竇便做了一篇簡單的中文說明書，和這聖像一同送去。無如這像太小了，中國人又不懂得畫陰陽面，教士們便奉皇上命，去幫助那供奉內廷的畫師們兩三天，教他們把像放大，加彩着色。』（註十五）

至於歐洲的宮殿，利公把一張新從愛斯古利寄來的一幅圖畫進呈御覽，（註十六）但這幅畫須附詳細說明，所以由太監暫且收下。利公只得另外進呈一幀「威尼斯的聖馬爾谷」像，上面附繪着，宮殿，廣場，和爵士用的盔甲。據說『皇上聽我們的君主住在有樓的屋子裏，便哈哈大笑，因為在他看來，住在這麼高的王宮裏，不但危險，且也不便。但大家聽說他們從小就住慣了，也就不以為奇。教士們爲使皇上明瞭歐洲君主死後怎樣殯葬起見，便利用他們接到的書信，講述那奉教國王斐理伯二世出殯時，所舉行的盛大喪儀；所用的棺柩，是用貴重的木料製成，裏層澆鉛，葬入用白石砌成的墓穴。』（註十七）

三天修鐘的日子快滿了，太監們已向利龐二公道賀，說這回他們有了勞績，皇上定必賞他們官銜：『這原是中國人所認爲最大福樂的。』但教士們却聲明不願得官，『只要一座房屋，好讓他們在京裏居住。』馬堂的手下人於是設法在宮城附近租下了一座屋子，那裏有兩座屋子，是他們的住所，可以監視教士們的行動。利公等依照馬堂本人的意思，又添送了一張西洋的弦琴，本來這是不預備送給他的。當下，便有四個在太常寺學弦樂器的太監，來見教士們請教就學。這些學音樂的，要比那些學曆算的太監看得起。那時，龐迪我新從郭居靜學會這琴，不但會彈，還調整音節，所以利公派他担任教授，『他便

由藝徒一變而爲師傅（註十八）。上學第一天的情景，竟是非同小可。四個學生，先恭恭敬敬，拜過兩位司鐸，說請師傅費心耐煩，教誨他們，不要因爲他們遲鈍而灰心。隨後，他們又對那樂器拜了幾拜，好像這是活的一樣，求他幫助學習，禮畢，才告退。四個學生每天設下盛饌，請老師。但有幾個聲勢煥赫的大太監，却不肯紆尊降貴，來相訪問，後來，教士們漸漸和宮裏的太監們個個相識了，以後便小心在意，和內侍們保持熟識的關係。

於是龐迪我繼續給學生們上音樂課，可是所教的並不十分高深。這四個學生中有兩個年紀還輕，學起來快一點，却因其中有兩個老前輩，一個年紀已有七十歲了，不得不給他們留些面子，所以表面上只好裝做進步遲緩，就這樣混過了近乎一個月。樂器是一種放在台上，裝匣子的鋼絲槌，有四十個音，發音細銳，在聽慣的中國人聽來，聲調雖簡單，却覺得幽雅悅耳。但西洋音樂的音階聲調和東方音樂的截然不同，無怪這些中國樂師雖肯用心學習，總嫌格格不入；學了好久，只能學熟一曲，而且大概也和後世紀中的康熙帝一般，只用一指彈奏了。

利公原以傳教救靈爲職志，遇有絲毫的機會總不肯輕易錯過，這時候，便想製歌譜曲闡揚道德真諦，使全國人民聞風興起；當然這是仿照羅馬當聖斐理伯納利在世時代所流行的頌讚歌曲撰製的。他用文辭製成了八篇歌曲，脫稿後，爭相傳誦，先則抄錄，後再付印，便添上了一篇序文，附有羅馬字註音，題名不久就人手一篇風行全國。一般正人君子見他這樣微言諷諫，導君上修德行仁，無不樂爲稱道。將近二月底太監們便向教士們探問來意。利公等知道這時候還不宜立即說明來華傳教的本意，也不宜要求准許同志們來京，因此只要求『撥屋安居』。利公此番捲土重來，却仍不得安居，所以他只想設法脫離馬堂的掌握。因爲萬曆帝得了利公的貢禮，照例頒賜的銀兩，一部份被馬堂從中吞沒了以後，這個奸閹便想趕緊把利